



晏子春秋內篇下

問下第四

景公出游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尊海而南
至於琅琊寡人何修則夫先王之遊晏子再拜曰善哉
君之問也聞天子之諸侯爲巡狩諸侯之天子爲述職
故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游秋省實而助不給者謂
之豫夏諺曰吾君不遊我曷以休吾君不豫我曷以助
一遊一豫爲諸侯度今君之游不然師行而糧食貧苦
不補勞者不息夫從南歷時而不反謂之流從下而不
反謂之連從獸而不歸謂之荒從樂而不歸謂之亡古



者聖王無流連之遊荒亡之行公曰善命吏計公掌之粟藉長幼貧氓之數吏所委發廩出粟以予貧民者三千鍾公所身見瘠老者七十人振贍之然後歸也

景公問於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善飲酒窮樂食味方丈好色無別辟若此何以能率諸侯以朝天子乎晏子對曰昔吾先君桓公變俗以政下賢以身管仲君之賊者也知其能足以安國濟功故迎之于魯郊自御禮之於廟異日君過于康莊聞窸戚歌止車而聽之則賢人之風也舉以爲大田先君見賢不留使能不怠是以內政則民懷之征伐則諸侯畏之今君聞先君之過而不

能明其大節桓公之霸也君奚疑焉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今吾從車千乘可以逮先君桓公之後乎晏子對曰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左有鮑叔右有仲父今君左爲倡右爲優讒人在前諛人在後又焉可逮桓公之後者乎

景公問晏子廉政而長久其行何也晏子對曰其行水也美哉水平清清其濁不無雪途其清無不灑除是以長久也公曰廉政而邀亡其行何也對曰其行石也堅哉石乎落落視之則堅循之則堅內外皆堅無以爲久

是以邀亡也

景公問晏子曰請問爲臣之道晏子對曰見善必通不私其利慶善而不有其名稱身居位不爲苟進稱事授祿不爲苟得體貴側賤不逆其倫居賢不肖不亂其序肥利之地不爲私邑賢質之士不爲私臣君用其所言民得其所利而不伐其功此臣之道也

景公問晏子曰人性有賢不肖可學乎晏子對曰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者其人也故諸侯並立善而不怠者爲長列士竝學終善者爲師

景公問晏子曰富民安衆難乎晏子對曰易節欲則民富中聽則民安行此兩者而已矣

景公問晏子曰國如何則可謂安矣晏子對曰下無諱言官無怨治通人不華窮民不怨喜樂無羨賞忿怒無羨刑上有禮於士下有恩于民地博不兼小兵強不劫弱百姓內安其政外歸其義可謂安矣

景公問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晏子對曰莒其先亡乎公曰何故對曰地侵於齊貨謁于晉是以亡也晏子聘於吳吳王曰子大夫以君命辱在弊邑之地施貺寡人寡人受貺矣願有私問焉晏子巡道而對曰嬰北方之賤臣也得奉君命以趨於末朝恐辭令不審譏

於下吏懼不知所以對者吳王曰寡人聞夫子久矣今
乃得見願終其問晏子避席對曰敬受命矣吳王曰國
如何則可處如何則可去也晏子對曰嬰聞之親疏得
處其倫大臣得盡其忠民無怨治國無虐刑則可處矣
是以君子懷不逆之君居治國之位親疏不得居其倫
大臣不得盡其忠民多怨治國有虐刑則可去矣是以
君子不懷暴君之祿不處亂國之位晏子聘于吳吳王問君子之行何如
晏子對曰君順懷之政治歸之不懷暴君之祿不居亂國之位君子見兆則退不與亂國俱滅不與暴君偕亡
晏子聘於吳吳王曰敢問長保威強勿失之道若何晏
子對曰先民而後身先施而後誅強不暴弱貴不凌賤

富不傲貧百姓並進有司不侵民和政平不以威強退
人之君不以衆強兼人之地其用濫爲時禁暴故世不
逆其志其用兵爲衆屏患故民不疾其勞此長保威強
勿失之道也失此者危矣吳王忿然作色不說晏子曰
寡君之事畢矣嬰無斧鑕之罪請辭而行遂不復見

晏子使魯見昭公昭公說曰天下以子大夫語寡人者
衆矣今得見而美乎所聞請私而無爲罪寡人聞大國
之君蓋回曲之君也曷爲以子大夫之行事回曲之君
乎晏子逡循對曰嬰不肖嬰之族又不若嬰待嬰而祀
先者五百家故嬰不敢擇君晏子出昭公語人曰晏子

仁人也反亡君安危國而不私利焉僂崔杼之尸滅賊亂之徒不獲名焉使齊外無諸侯之憂內無國家之患不伐功焉鍤然不滿退託於族晏子可謂仁人矣使吳

吳王曰寡人得寄僻陋蠻夷之鄉希見教君子之行請私而無為罪晏子蹇然辟位吳王曰吾聞齊君蓋賊以侵野以暴吾子容焉何甚也晏子遵而對曰吾聞之微事不通麤事不能者必勞大事不得小事不為者必貧大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人之門者必因此臣之所以仕也如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王笑曰嗟乎今日吾譏晏子嘗猶僂而高概者也○仲尼曰靈公汙晏子事之以整齊莊公壯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儉君子也相三君而善不通下晏子細人也晏子聞之見仲尼曰嬰聞君子有譏於嬰是以來見如嬰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嬰之宗族待嬰而祝其先人者數百家與齊國之間士待嬰而舉火者數百家臣為此仕者也如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再拜其辱反命門弟子曰救民之

姓而不夸行補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

晏子聘于魯魯昭公問焉吾聞之莫三人而迷今吾以魯一國迷慮之不免于亂何也晏子對曰君之所尊舉而富貴入所以與圖身出所以與圖國及左右偏邇皆同于君之心者也犒魯國化而為一心魯無與二其何暇有三夫偏邇于君之側者距本朝之勢國之所以治也左右讒諛相與塞善行之所以衰也士者持祿游者養交身之所以危也詩曰芄芃棫櫟薪之楨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古者聖王明君之使以善也故外知事之情而內得心之誠是以不迷也

晏子聘于魯魯昭公問曰夫儼然辱臨弊邑竊甚嘉之寡人受貺請問安國衆民如何晏子對曰嬰聞傲大賤小則國危慢聽厚斂則民散事大養小安國之器也謹聽節儉衆民之術也

晏子使晉晉平公饗之文室既靜矣晏以平公問焉曰昔吾先君得衆若何晏子對曰君饗寡君施及使臣御在君側恐懼不知所以對平公曰聞于大夫數矣今迺得見願終聞之晏子對曰臣聞君子如美淵澤容之衆人歸之如魚有依極其游泳之樂若淵澤決竭其魚動流夫往者維雨乎不可復已公又問曰請問莊公與今孰賢晏子曰兩君之行不同臣不敢不知也公曰王室之正也諸侯之專制也是以欲聞于大夫之言也對曰先君莊公不安靜處樂節飲食不好鍾鼓好兵作武士與同飢渴寒暑君之強過人之量有一過不能已焉是以不免于難今君大宮室美臺榭以辟飢渴寒暑畏禍敬鬼神君之善足以沒身不足以及子孫矣

晏子使于晉晉平公問曰吾子之君德行高下如何晏子對以小善公曰否吾非問小善問子之君德行高下也晏子蹙然曰諸侯之交紹而相見辭之有所隱也君之命質臣無所隱嬰之君無稱焉平公蹙然而辭送再

拜而反曰殆哉吾過誰曰齊君不肖直稱之士正在本朝也

晏子聘于晉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對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田氏乎叔向曰何謂也晏子曰公棄其民而歸於田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鐘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鐘田氏三量皆登一焉鐘乃巨矣以家量貸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叁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積朽蠹而老小凍餒國都之市屨賤而踊貴民人痛疾或燠休之昔者殷人誅殺不當僂民無時文

王慈惠殷衆收卹無主是故天下歸之無私與維德之授今公室驕暴而田氏慈惠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無獲民將焉避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雖吾公室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弊宮室滋侈道殫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間公命如逃寇讐樂郤胥原孤續慶伯降在皂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而君日不悛以樂悞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且丕顯後世猶怠况日不悛其竟久乎晏子曰然則子將若何叔向曰人事畢矣待天而已矣晉之公族盡矣胙聞之

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胙之宗十一族
維羊舌氏在而已胙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
獲祀焉

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德衰矣今子何若晏子對曰嬰
聞事明君者竭心力以沒其身行不逮則退不以誣持
祿事惰君者優游其身以沒其世力不能則去不以諛
持危且嬰聞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行不苟
合以隱忠可謂不失忠不持利以傷廉可謂不失信叔
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其此之謂歟

叔向問晏子曰正士之義邪人之行何如晏子對曰正
士處勢臨衆不阿私行於國足養而不忘故通則事上
使卹其下窮則教下使順其上事君盡禮行忠不正爵
祿不用則去而不議其交友也論身義行不爲苟戚不
同則踈而不悱不毀進於君不以刻民尊於國故用於
上則民安行於下則君尊故得衆上不疑其身用于君
不悖于行是以進不喪亡退不危身此正士之行也邪
人則不然用於上則虐民行於下則逆上事君苟進不
道忠交友苟合不道行持諛巧以正祿比姦邪以厚養
矜爵祿以臨人夸體貌以華世不任於上則輕議不篤
于友則好誹故用于上則民憂行于下則君危是以其

事君近於罪其交友近於患其得上辟于辱其爲生債于刑故用於上則誅行于下則弑是故交通則辱生患則危此邪人之行也

叔向問晏子曰事君之倫徒處之義奚如晏子對曰事君之倫知慮足以安國譽厚足以導民和柔足以懷衆不廉上以爲名不倍民以爲行上也潔于治已不飾過以求先不讒諛以求進不阿久私不誣所能次也盡力守職不怠奉官從上不敢隋畏上故不苟忌罪故不辟下也三者事君之倫也及夫大賢則徒處與有事無擇也隨時宜者也有所謂君子者能不足以補上退處不

順上治唐園考菲履共恤上令弟長鄉里不夸言不愧行君子也不以上爲本不以民爲憂內不恤其家外不顧其身游夸言愧行自勤于飢寒不及醜儕命之曰狂僻之民明上之所禁也進也不能及上退也不能徒處作窮于富利之門畢志于畎畝之業窮通行無常處之慮佚于心利通不能窮業不成命之曰處封之民明上之所誅也有智不足補君有能不足以勞民俞身徒處謂之傲上苟進不擇所道苟得不知所惡謂之亂賊身無以與君能無以勞民飾徒處之義揚輕上之名謂之亂國明君在上三者不免罪叔向曰賢不肖性夫吾每

有問而未嘗自得也

司馬子期問晏子曰士亦有不干君不恤民徒居無爲而取名者乎

晏子對曰嬰聞之能足以贍上益民而不爲者謂之不仁不仁而取名者嬰未得聞之也

叔向問晏子曰世亂不遵道上辟不用義正行則民遺曲行則道廢正行而遺民乎與持民而遺道乎此二者之于行何如晏子對曰嬰聞之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爲本也苟持民矣安有遺道苟遺民矣安有正行焉

叔向問晏子曰意孰爲高行孰爲厚對曰意莫高于愛民行莫厚於樂民又問曰意孰爲下行孰爲賤對曰意莫下於刻民行莫賤于害身也

叔向問晏子曰嗇吝愛之于行何如晏子對曰嗇者君子之道吝愛者小人之行也叔向曰何謂也晏子曰稱財多寡而節用之富無金藏貧不假貸謂之嗇積多不能分人而厚自養謂之吝不能分人又不能自養謂之愛故夫嗇者君子之道吝愛者小人之行也

叔向問晏子曰君子之大義何若晏子對曰君子之大義和調而不緣溪盜而不苟莊敬而不狡和柔而不銓刻廉而不劌行精而不以明汚齊尚而不以遺罷富貴不傲物貧窮不易行尊賢而不退不肖此君子之大義也

叔向問晏子曰進不能事上退不能爲家傲世樂業枯槁爲名不疑其所守者可謂能行其道乎晏子對曰嬰聞古之能行道者世可以正則正不可以正則曲其正也不失上下之倫其曲也不失仁義之理道用與世樂業不用有所依歸不以傲上華世不以枯槁爲名故道者世之所以治而身之所以安也今以不事上爲道以不顧家爲行以枯槁爲名世行之則亂身行之則危且天之與地而上下有衰矣明王始立而居國爲制矣政教錯而民行有倫矣今以不事上爲道反天地之衰矣以不顧家爲行倍先聖之道矣以枯槁爲名則世塞政教之途矣有明上可以爲下遭亂世不可以治亂說若道謂之惑行若道謂之狂惑者狂者木石之槪也而道義未戴焉

叔向問晏子曰何若則可謂榮矣晏子對曰事親孝無悔往行事君忠無悔往辭和於兄弟信於朋友不諂過不責得言不相坐行不相反在上治民足以尊君在下蒞修足以變人身無所咎行無所創可謂榮矣

叔向問晏子曰人何以則可謂保其身晏子對曰詩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不庶幾不要幸先其難乎而後幸得之時其所也失之非其罪也可

謂保其身矣

曾子問晏子曰古者嘗有上不諫上下不顧民退處山谷以成行義者也晏子對曰察其身無能也而託乎不欲諫上謂之誕意也上昏亂德義不行而邪辟朋黨賢人不用士亦不易其行而從邪以求進故有隱有不隱其行法士也迺夫議上則不取也夫上不諫上下不顧民退處山谷嬰不識其何以為成行義者也

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對曰嬰聞之順愛不懈可以使百姓暴強不忠不可以使一人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

以事一君仲尼聞之曰小子識之晏子以一心事百君

者也

高子問晏子曰子事靈公莊公景公皆敬子三君之心一耶夫子之心三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事君

嬰聞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心也且嬰之於靈公也盡復而不能立之政所謂僅全其四支以從其君者也及莊公陳武夫尚勇力欲辟勝于邪而嬰不能禁故退而禁處嬰聞之言不用者不受其祿不治其事者不與其難吾於莊公行之矣今之君輕國而重樂薄於民而厚于養籍歛過量使令過任而嬰不能禁嬰庸知其能全身以事君乎

栢常騫去周之齊見晏子曰騫周室之賤史也不量其

不肖願事君子敢問正道直行則不容于世隱道危行

則不忍道亦無滅身亦無廢者何若晏子曰善哉問事

君乎嬰聞之執二灋裾則不取也輕進苟合則不信也

直易無諱則速傷也新始好利則無敝也且嬰聞養世之君子從重不爲進從輕不爲退省行而不伐讓利而不夸陳物而勿專見象而勿強道不滅身不廢矣

襟上第五

晏子臣於莊公公不悅飲酒令召晏子晏子至入門公令樂人奏歌曰已哉已哉寡人不能說也爾何來爲晏子入坐樂人三奏然後知其謂已也遂起北面坐地公曰夫子從席曷爲坐地晏子對曰嬰聞訟夫坐地今嬰將與君訟敢毋坐地乎嬰聞之衆而無義彊而無禮好勇而惡賢者禍必及其身若公者之謂矣且嬰言不用

願請身去遂趨而歸管籥其家者納之公財在外者斥之市曰君子有力於民則進爵祿不辭貴富無力于民而旅食不惡貧賤遂徒行而東畊於海濱居數年果有崔杼之難

晏子爲莊公臣言大用每朝賜爵益邑俄而不用每朝致邑與爵爵邑盡退朝而乘嘖然而歎終而笑其僕曰何歎笑相從數也晏子曰吾嘆也哀吾君不免於難吾笑也喜吾自得也吾亦無死矣崔杼果弑莊公晏子立崔杼之門從者曰死乎晏子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獨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吾君死安

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
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君
爲已死而爲已亡非其私暱孰能任之且人有君而弑
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崔子
曰子何不死子何不死晏子曰禍始吾不在也禍終吾
不知也吾何爲死且吾聞之以亡爲行者不足以存君
以死爲義者不足以立功嬰豈其婢子也哉其縊而從
之也遂袒免坐枕君尸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
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崔杼旣弑莊公而立景公杼與慶封相之劫諸將軍大

夫及顯士庶人於太宮之坎上令無得不盟者爲壇三
仞埒其下以甲千列環其內外盟者皆脫劍而入維晏
子不肖崔杼許之有敢不盟者戟拘其頸劍承其心令
自盟曰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其不祥言不疾指不
至血者死所殺七人次及晏子晏子奉卮血仰天嘆曰
嗚呼崔子爲無道而弑其君不與公室而與崔慶者受
此不祥俛而飲血崔杼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
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戟旣在脰劍旣在心維子圖之
也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
其君非義也崔子子獨不爲天討乎詩云莫莫葛藟施

於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
曲刃鉤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崔杼將殺之或曰不可
子以子之君無道而殺之今其臣有道之士也又從而
殺之不可以爲教矣崔子遂舍之晏子曰若大夫爲大
不仁而爲小仁焉有中乎趨出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
子撫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野命懸
于厨嬰命有繫矣按之成節而後去詩云彼已之子舍
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景公使晏子爲東阿宰三年毀聞於國景公不說召而
免之晏子謝曰嬰知嬰之過矣請復治阿三年而譽必

聞於國景公不忍復使治阿三年而譽聞於國景公說
召而賞之景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治阿也築蹊徑
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惡之舉儉力孝弟罰偷窳而惰民
惡之決獄不避貴強惡之左右所求法則予非灑則否
而左右惡之事貴人體不過禮而貴人惡之是以三邪
毀乎外二讒毀于內三年而毀聞乎君也今臣謹更之
不築蹊徑而緩門閭之政而淫民說不舉儉力孝弟不
罰偷窳而惰民說決獄阿貴強而貴彊說左右所求言
諾而左右說事貴人體過禮而貴人說是三邪譽乎外
二讒譽乎內三年而譽聞于君也昔者嬰之所以當誅

者宜賞今所以當賞者宜誅是故不敢受景公知晏子
賢迺任以國政三年而齊大興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
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為
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
加大誅於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
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
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
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
無飢君反以罪臣今臣後之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并
重賦歛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于權宗當此
之昔飢者過半矣君適反迎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
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拜便僻景公適下席而謝之
曰子疆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景公與晏子立于曲潢之上晏子稱曰衣莫若新人莫

若故公曰衣之新也信善矣人之故相知情晏子歸負

載使人辭于公曰嬰故老耄無能也請毋服壯者之事

公自治國身弱於高國百姓大亂公恐復召晏子諸侯

忌其威而高國服其政田疇墾辟蠶桑黍收之處不足

絲蠶於燕牧馬于魯共貢入朝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

景公知窮矣晏子相景公其論人也見賢而進之不同
君所欲見不善則廢之不辟君所愛行已

而無私直言而無諱有納書者曰廢置不周於君前謂

之專出言不諱於君前謂之易專易之行存則君臣之

道廢矣吾不知晏子之為忠臣也公以為然晏子入朝

公色不悅故晏子歸備載使人辭曰嬰故老悖無能母

敢服壯者事辭而不為臣退而窮處東畔海濱堂下生
黎藿門外生荆棘七年燕魯分爭百姓昏亂而家無積
公自治國權輕諸侯身弱高國公恐復召晏子晏子至
公一歸七年之祿而家無藏晏子立諸侯忌其威高國
服其政燕魯貢職小國
昔朝晏子沒而後衰

景公之時饑晏子請為民發粟公不許當為路寢之臺

晏子令吏重其賃遠其兆徐其日而不趨三年臺成而民振故上悅乎游民足乎食君子曰政則晏子欲發粟與民而已若使不可得則依物而偶於政

景公登東門防民單服然後上公曰此大傷牛馬蹄矣夫何不下六尺哉晏子對曰昔者吾先君桓公明君也而管仲賢相也夫以賢相佐明君而東門防全也古者不爲殆有爲也蚤歲溜水至入廣門即下六尺耳鄉者防下六尺則無齊矣夫古之重變古常此之謂也

景公遊於壽宮睹長年負薪者而有饑色公悲之喟然歎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所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無室者論而共秩焉公曰諾于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

景公探雀穀穀弱反之晏子聞之不待時而入見景公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何爲者也公曰吾探雀穀穀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公曰寡人探雀穀穀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對曰君探雀穀穀弱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曾禽獸之加焉而况于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景公睹嬰兒有乞於塗者公曰是無歸夫晏子對曰君存何爲無歸使吏養之可立而以聞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則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不朝晏子睹裔欵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則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出反不果是以不朝晏子入見景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閨則跪擊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於則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于諸侯乎晏子對曰君

勿惡焉臣聞下無直辭上有隱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多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則跪直辭禁之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則跪倍資無征時朝無事也

景公飲酒夜移于晏子前駟欵門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簞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

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簋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君子曰聖賢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

晏子侍于景公朝寒公曰請進暖食晏子對曰嬰非君奉餽之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君茵席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之於寡人何爲者也對曰嬰社

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夫社稷之臣能立社稷別上下之義使當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爲辭令可分布于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晏子飲景公酒令噐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斂于氓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音也不可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云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僂僂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竝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

賓之罪也嬰已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祭之再拜而出曰豈過我哉吾託國于晏子也以其家貨養寡人不欲其淫侈也而况與寡人謀國乎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觴之飲酒酣范昭曰請君之棄罇公曰酌寡人之罇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罇更之罇解具矣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爲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柰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爲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

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爲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爲也范昭歸以報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曰夫不出於尊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景公伐魯傳許得東門無澤公問焉魯之年穀何如對陰水厥陽冰厚五寸不知以告晏子晏子對曰君子也問年穀而對以冰禮也陰水厥陽冰厚五寸者寒溫節節則刑政平平則上下和和則年穀孰年充衆和而伐

之臣恐罷民弊兵不成君之意請禮魯以息吾怨遣其
執以明吾德公曰善迺不伐魯

景公予魯君地山陰數百社使晏子致之魯使子叔昭
伯受地不盡受也晏子曰寡君獻地忠廉也曷爲不盡
受子叔昭伯曰臣受命於君曰諸侯相見交讓爭處其
卑禮之文也交委多爭受少行之實也禮成文于前行
成章於後交之所以長久也且吾聞君子不盡人之歡
不竭人之忠吾是以不盡受也晏子歸報公公喜笑曰
魯君猶若是乎晏子曰臣聞大國貪于名小國貪于實
此諸侯之公患也今魯處卑而不貪乎尊辭實而不貪

乎多行廉不爲苟得道義不爲苟合不盡人之歡不竭
人之忠以全其交君之道義殊于世俗國免於公患公
曰寡人說魯君故予之地今行果若此吾將使人賀之
晏子曰不君以驩予之地而賀其辭則交不親而地不
爲德矣公曰善於是重魯之幣母比諸侯厚其禮母比
賓客君子於魯而後明行廉辭地之可爲重名也

公遊於紀得金發視之中有月書曰食魚無反勿乘
駑馬公曰善哉知苦言食魚無反則惡其鯨也勿乘駑
馬惡其取道不遠也晏子對曰不然食魚無反母盡民
力乎勿乘駑馬則無置不肖於側乎公曰紀有書何以

亡也晏子對曰有以亡也嬰聞之君子有道懸之間紀
有此言注之■不亡何待乎

魯昭公棄國走齊齊公問焉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
蚤奚道至於此乎昭公對曰吾少之時人多愛我者吾
體不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志不能用是則內無拂而外
無輔輔拂無一人諂諛我者甚衆譬之猶秋蓬也孤其
根而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景公辯其言以語晏
子曰使是人反其國豈不爲古之賢君乎晏子對曰不
然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墜迷者不問路
溺而後問墜迷而後問路譬之猶臨難而遽鑄兵噎而
遽掘井雖速亦無及已

晏子使魯仲尼命門弟子往觀子貢反報曰孰謂晏子
習于禮乎夫禮曰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今晏
子皆反此孰謂晏子習于禮者晏子既已有事于魯君
退見仲尼仲尼曰夫禮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
夫子反此乎晏子曰嬰聞兩楹之間君臣有位焉君行
其一臣行其二君之來邀是以登階歷堂上趨以及位
也君授玉卑故跪以下之且吾聞之大者不踰閑小者
出入可也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不計之義維
晏子爲能行之

晏子之魯朝食進餽膳有豚焉晏子曰去其二肩晝者進膳則豚肩不具侍者曰膳豚肩亡晏子曰釋之矣侍者曰我能得其人晏子曰止吾聞之量功而不量力則民盡藏餘不分則民盜子教我所以改之無教我求其人也

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贈人以軒不若以言吾請以言之以軒乎曾子曰請以言晏子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揉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羸矣故君子慎隱揉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則爲存國之寶故君子慎所修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

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縻醢而賈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蕩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嬰聞之君子居必擇居游必就士擇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辟患也嬰聞汨常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慎也

晏子之晉至中牟睹弊冠反裘負芻息於塗側者以爲君子也使人問焉曰子何爲者也對曰我越石父者也晏子曰何爲至此曰吾爲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爲之僕對曰不免凍餓之切吾身是以爲僕也晏子曰爲僕幾何對曰三年矣晏子曰可得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以贈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

越石父怒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吾未嘗得交夫子也子爲僕三年吾迺今日睹而贖之吾於子尚未可乎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對之曰臣聞之士者詘乎不知已而申乎知已故君子不以功輕人之身不爲彼功詘身之理吾三年爲人臣僕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爲知我矣嚮者子乘不我辭也吾以子爲忘今又不辭而入是與臣我者同矣我猶且爲臣請嚮於世晏子出見之曰嚮者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嬰聞之省行者不引其過察實者不譏其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嬰誠革之迺令糞灑改席尊醮而禮之越石父曰吾聞之至恭不脩途尊禮不受擯夫子禮之僕不敢當也晏子遂以爲上客君子曰俗人之有功則德德則驕晏子有功免人于厄而反詘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之道也

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迺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恠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

燕之游士有泯子午者南見晏子於齊言有文章術有
條理巨可以補國細可以益晏子者三百篇睹晏子恐
慎而不能言晏子假之以悲色開之以禮顏然後能盡
其復也客退晏子直席而坐廢朝移晷在側者曰嚮者
燕客侍夫子胡爲憂也晏子曰燕萬乘之國也齊千里
之塗也泯子午以萬乘之國爲不足說以千里之塗爲
不足遠則是千萬人之上也且猶不能殫其言於我况
乎齊人之懷善而死者乎吾所以不得睹者豈不多矣
然吾失此何之有也

齊有北郭騷者結果罔捆蒲葦織履以養其母猶不足

踵門見晏子曰竊說先生之義願之所以養母者晏子

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受粟有間晏子見疑于

景公出犇過北郭騷之門而辭北郭騷沐浴而見晏子

曰夫子將焉適晏子曰見疑于齊君將出犇北郭騷曰

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

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說

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焉吾聞之養其親者身

伉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

操劍奉而從造于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

今去齊國齊必侵矣方見國之必侵不若死請以頭託

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于笥中奉以退託而自
刎其友因奉託而謂復者曰此北郭子爲國故死吾將
爲北郭子死又退而自刎景公聞之大駭乘駟而自追
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子
之以死白已也大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
知士甚矣

景公謂晏子曰吾聞高糾與夫子遊寡人請見之晏子
對曰臣聞之爲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爲祿仕者不能正
其君高糾與嬰爲兄弟久矣未嘗干嬰之行特祿仕之
臣也何足以補君乎

晏子使高糾治家三年而辭焉
者諫曰高糾之事夫子三年曾無

以爵位而逐之敢請其罪晏子曰若夫方立之人維聖
人而已如嬰者及陋之人也若夫左嬰右嬰之人不舉
曰維將不正今此子事吾三年
未嘗弼吾過也吾是以辭之

高糾事晏子而見逐高糾曰臣事夫子三年無得而卒
見逐其說何也晏子曰嬰之家俗有三而子無一焉糾
曰可得聞乎晏子曰嬰之家俗間處從容不談議則䟽
出不相揚美入不相削行則不與通國事無論驕士慢
知者則不朝也此三者嬰之家俗今子是無一焉故嬰
非特食餽之長也是以辭

晏子居晏桓子之喪羸衰斬苴經帶杖管屨食粥居倚
廬寢苦枕草其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

卿爲大夫曾子以聞孔子孔子曰晏子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已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

雜下第六

靈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問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裂斷其衣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晏子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于門而賣馬肉於內也公何以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爲也公曰善使內勿服踰月而國莫之服

齊人甚好轂擊相犯以爲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廼爲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轂擊者不祥臣其祭祀不順居處不敬乎下車而棄去之然後國人乃不爲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民不能止故化其心莫若教也景公畋於梧丘夜猶早公姑坐睡而夢有五丈夫北面韋廬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夢公曰我其嘗殺不辜誅無罪耶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畋五丈夫畧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頭而葬之命曰五丈夫之丘此其地耶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國人不知其嘗也曰君憫白骨而况於生者

乎不遺餘力矣不釋餘知矣故曰君子之為善易矣

景公為路寢之臺成而不踊焉栢常騫曰君為臺甚急

臺成君何為而不踊焉公曰然有梟昔者鳴聲無不為

也吾惡之甚是以不踊焉栢常騫曰臣請禳而去公曰

何具對曰築新室為置白茅公使為室成置白茅焉栢

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昔聞鴉聲乎公曰一鳴而

不復聞使人往視之鴉當陞布翌伏地而死公曰子之

道若此其明亦能益寡人之壽乎對曰能公曰能益幾

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子亦有徵兆之見

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趣具騫之所求栢常

騫出遭晏子于塗拜馬前騫辭曰為禳君鴉而殺之君

謂騫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騫曰能

今且大祭為君請壽故將往以聞晏子曰嘻亦善能為

君請壽也雖然吾聞之維以政與德而順乎神為可以

益壽今徒祭可以益壽乎然則福兆有見乎對曰得壽

地將動晏子曰騫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汝以

是乎栢常騫俯有間抑而對曰然晏子曰為之無益不

為無損也汝薄歛毋費民且無令君知之景公問太卜曰汝之道何

能對曰臣能動地公召晏子而告之曰寡人問太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

見太卜曰昔吾見鈎星在四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曰吾言之恐子死之也默然不對恐君之惶也

子言君臣俱得焉忠於君者豈必傷人哉晏子出太卜走入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陳子陽聞之曰晏子默而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也往見太卜者恐君之惶也晏子仁人也可謂忠上而惠下也

景公新成栢寢之室使師開鼓琴師開左撫宮右彈商曰室夕公曰何以知之師開對曰東方之聲薄西方之聲揚公召大匠曰室何爲夕大匠曰立室以宮矩爲之於是召司空曰立宮何爲夕司空曰立宮以城矩爲之明日晏子朝公公曰先君太公以營丘之封立城曷爲夕晏子對曰古之立國者南望南斗北戴樞星彼安有朝夕哉然而以今之夕者周之建國國之西方以尊周也公蹙然曰古之臣乎

景公病水卧十數日夜嘗與二日闔不勝晏子朝公曰夕者夢與二日闔而寡人不勝我其死乎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出於閨使人以車迎占夢者至曰曷爲見召晏子曰夜者公夢二日與公闔不勝公曰寡人死乎故請君占夢是所爲也占夢者曰請反其書晏子曰母反書公所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故病將已以是對占夢者入公曰寡人夢與二日闔而不勝寡人死乎占夢者對曰公之所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愈公且賜占夢者占夢者曰此非臣之力晏子教臣也公召晏子且賜之晏子

曰占夢以占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言之則不信矣此占夢之力也臣無功焉公兩賜之曰以晏子不奪人之功以占夢者不蔽人之能

景公病疽在背高子國子請公曰職當撫瘍高子進而撫瘍公曰熱乎曰熱熱何如曰如火其色何如曰如未熟李大小何如曰如豆墮者何如曰如履辦二子者出晏子請見公曰寡人有病不能勝衣冠以出見夫子夫子其辱視寡人乎晏子入呼宰人具盥御者具巾刷手温之發席傅薦跪請撫瘍公曰其熱何如曰如日其色何如曰如蒼玉大小何如曰如壁其墮者何如曰如珪

晏子出公曰吾不見君子不知野人之拙也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辯于辭習于禮者也命儻者曰客見則稱天子請見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蹙然行人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蹙然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蹙然者三曰臣受命弊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以不敏而迷惑入於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之以諸侯之禮

晏子使楚以晏子短楚人爲小門于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

此門人僮者更道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臨淄三百閭張袂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子何爲使乎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直使楚矣

晏子將至楚楚聞之謂左右曰晏嬰齊之習辭者也今方來吾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二縛一人詣王王曰縛者曷爲者也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

固善盜乎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爲橘生于淮北則爲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耶王笑曰聖人非所與嬉也寡人反取病焉景公使晏子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並食之楚王曰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者萬乘無教令臣故不敢剖不然臣非不知也

景公飲酒田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無宇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

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晏子坐酌者奉觴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田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群臣其爵莫尊于子祿莫重於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則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之賜卿位以尊其身嬰非敢爲顯受也爲行君令也寵以百萬以富其家嬰非敢爲富受也爲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君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困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此臣之罪也君之內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之在於四方此臣之罪也兵革之不完戰車之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弊車駑馬以朝意者非臣之罪乎且臣以君之賜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于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閒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者爲彰君賜乎爲隱君賜乎公曰善爲我浮無字也

田桓子見晏子獨立于墻陰曰子何爲獨立而不憂何不求四鄉之學士可者而與坐晏子曰共立似君子出言而非也嬰惡得學士之可者而與之坐且君子之難

得也若美山然名山既多矣松栢既茂矣望之相相然盡目力不知厭而世有所美焉固欲登彼相相之上乞乞然不知厭小人者與此異若部婁之未登善登之無蹊維有楚棘而已遠望無見也俛就則傷嬰惡能無獨立焉且人何憂靜處遠慮見歲若月學問不厭不知老之將至安用從酒田桓子曰何謂從酒晏子曰無客而飲謂之從酒今若子者晝夜守尊謂之從酒也

欒氏高氏欲逐田氏鮑氏田氏鮑氏先知而遂攻之高彊曰先得君田鮑安往遂攻虎門二家召晏子晏子無所從也從者曰何爲不助田鮑晏子曰何善焉其助之

也何爲不助欒高曰庸愈於彼乎門開公召而入欒高不勝而出田桓子欲分其家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君不能飭法而群臣專制亂之本也今又欲分其家利其貨是非制也子必致之公且嬰聞之禁者政之本也讓者德之主也欒高不讓以至此禍可毋慎乎廉之謂公正讓之謂保德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怨利生孽維義可以爲長存且分爭者不勝其禍辭讓者不失其福子必勿取桓子曰善盡致之公而請老于劇

慶氏亡分其邑與晏子邸殿其鄙六十晏子弗受子尾曰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晏子對曰慶氏之邑足

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邸殿廼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邸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夫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慢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景公祿晏子以平陰與橐邑反市者十一社晏子辭曰吾君好治宮室民之力弊矣又好盤游翫好以飭女子民之財竭矣又好興師民之死近矣弊其力竭其財近其死下之疾其上甚矣此嬰之所爲不敢受也公曰是則可矣雖然君子獨不欲富與貴乎晏子曰嬰聞爲人

臣者先君後身安國而度家宗君而處身曷爲獨不欲富與貴也公曰然則曷以祿夫子晏子對曰君商漁鹽關市譏而不征耕者十取一焉弛刑罰若死者刑若刑者罰若罰者免若此三言者嬰之祿君之利也公曰此三言者寡人無事焉請以從夫子公既行若三言使人問大國大國之君曰齊安矣使人問小國小國之君曰齊不我加矣

晏子相齊三年政平民說梁丘據見晏子中食而肉不足以告景公旦日割地將封晏子晏子辭不受曰富而不驕者未嘗聞之貧而不恨者嬰是也所以貧而不恨

者以善爲師也今封易嬰之師師已輕封已重矣請辭
晏子方食景公使使者至分食食之使者不飽晏子亦
不飽使者反言之公公曰嘻晏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
人不知是寡人之過也使吏致千金與市租請以奉賓
客晏子辭三致之終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
賜澤覆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
家不貧也嬰聞之夫厚取之君而施之民是臣代君君
民也忠臣不爲也厚取之君而不施於民是爲筐篋之
藏也仁人不爲也進取于君退得罪于士身死而財遷
於它人是爲宰藏也智者不爲也夫十總之布一豆之

食足於中免矣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以書社
五百封管仲不辭而受子辭之何也晏子曰嬰聞之聖
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千慮必有一得意者管仲之失
而嬰之得者耶故再拜而不敢受命

晏子相齊衣十升之布脫粟之食五卵苔菜而已左右
以告公公爲之封邑使田無宇致臺與無鹽晏子對曰
昔吾先君太公受之營丘爲地五百里爲世國長自太
公至於公之身有數十公矣苟能說其君以取邑不至
公之身趣齊搏以求升土不得容足而寓焉嬰聞之臣
有德益祿無德退祿惡有不肖父爲不肖子爲封邑以

敗其君之政者乎遂不受

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

著之于帛申之以策通之諸侯以爲其子孫賞邑寡人不足以及辱而先君今爲夫子賞邑通之子孫晏子辭曰昔聖王論功而賞賢賢者得之不肖者失之御德修禮無有荒怠今事君而免于罪者其子孫奚宜與焉若爲齊國大夫者必有賞邑則齊君何以共其社稷與諸侯弊帛嬰請辭遂不受

景公賜晏子邑晏子辭田桓子謂晏子曰君歡然與子

邑必不受以恨君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節受于上者

寵長于君儉居處者名廣於外夫長寵廣名君子之事

也嬰獨庸能已乎

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

居請更諸爽塏者晏子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

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

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竊利之敢

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是時也公繫于刑有鬻踊者故

對曰踊貴而屨賤公愀然改容公爲是省于刑君子曰

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

如祉亂無遘已其是之謂乎

晏子使晉景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廼毀之而爲里

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小維隣是

卜二三子先卜隣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

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

陳桓子以請迺許之

景公謂晏子曰寡人欲朝夕見爲夫子築室於閨內可乎晏子對曰臣聞之隱而顯近而結維至賢耳如臣者飾其容止以待承令猶恐罪戾也今君近之是遠之也請辭

景公有愛女請嫁于晏子公迺往燕晏子之家飲酒酣公見其妻曰此子之內子耶晏子對曰然是也公曰嘻亦老且惡矣寡人有女少且姣請以滿夫子之宮晏子違席而對曰乃此則老且惡嬰與之居故矣故及其少而姣也且人固以壯託乎老姣託乎惡彼嘗託而嬰受之矣君雖有賜可以使嬰倍其託乎再拜而辭

晏子朝乘弊車駕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游士皆得生焉臣得暖衣飽食弊車駑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三返不受公不悅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臣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國之民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而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服飲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

景公賜晏子狐之白裘玄

豹之此其貴千金使梁丘據致之晏子辭而不受三反
公曰寡人有此二將欲服之今夫子不受寡人不敢服
與其閉藏之豈如弊之身乎晏子曰君就賜使嬰脩百
官之政君服之上而使嬰服之于下不可以爲教固辭
而不受

晏子相景公食脫粟之食炙三弋五卵菘菜耳矣公聞
之往燕焉睹晏子之食也公曰嘻夫子之家如此其貧
乎而寡人不知寡人之罪也晏子對曰以世之不足也
免粟之食飽士之一乞也炙三弋士之二乞也五卵士
之三乞也嬰無倍人之行而有參士之食君之賜厚矣
嬰之家不貧再拜而謝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
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于人也常爲而不置常
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晏子相景公老辭邑公曰自吾先君定公至今用世多
矣齊大夫未有老辭邑者矣今夫子獨辭之是毀國之
故棄寡人也不可晏子對曰嬰聞古之事君者稱身而
食德厚而受祿德薄則辭祿德厚受祿所以明上也德
薄辭祿可以潔下也嬰老薄無能而厚受祿是掩上之
明汚下之行不可公不許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
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今夫子亦相寡人
欲爲夫子三歸澤至子孫豈不可哉對曰昔者管子事

桓公桓公義高諸侯德備百姓今嬰事君也國僅齊於諸侯怨積乎百姓嬰之罪多矣而君欲賞之豈以其不肖父其不肖子厚受賞以傷國民義哉且夫德薄而祿厚智昏而家富是彰污而逆教也不可公不許晏子出異日朝得聞而入邑致車一乘而後止

晏子病將死其妻曰夫子無欲言乎子曰吾恐死而俗變謹視爾家毋變爾俗也

晏子病將死鑿楹納書焉謂其妻曰楹語也子壯而示之及壯發書之言曰布帛不可窮窮不可飾牛馬不可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國不可窮窮不可竊也

晏子春秋外篇

仲尼之齊見景公景公說之欲封之以爾稽以告晏子晏子對曰不可彼浩裾自順不可以教下好樂綏於民不可使親治立命而建事不可守職厚葬破民貧國久喪道哀費日不可使子民行之難者在內而傳者無其外故異于服勉于容不可以道衆而馴百姓自大賢之威周室之卑也威儀加多而民行滋薄聲樂繁充而世德滋衰今孔丘盛聲樂以侈世飾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趨翔之節以觀衆傳學不可以儀世勞思不可以補民兼壽不能殫其教當年不能究其禮積財不能瞻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盛爲聲樂以淫愚其民也不可以示其教也不可以導民今欲封之以移齊國之俗非所以導衆存民也公曰善于是厚其禮而留其敬見不問其道仲尼廼行○景公上路寢聞哭聲曰吾若聞哭聲何爲者也梁丘據對曰魯孔丘之徒鞠語者也明於禮樂審於服喪其母死葬埋甚厚服喪三年哭泣甚疾公曰豈不可哉而色悅之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知能繁登降之禮制規矩之節行表綴之數以教民以爲煩人留日故制禮不羨於便事非不知能揚于戚

鐘鼓等瑟以勸衆也。以爲費財留工，故制樂不羨于和。民非不知，能累世殫國以奉死，哭泣處哀以持久也。而不爲者，知其無補死者，而深害生者，故不以導民。今品人飾禮，煩事羨樂，淫民崇死，以害生三者，聖王之所禁也。賢人不用德，毀俗流故，三邪得行于世，是非賢不肖雜上，妄說邪故，好惡不足，以導衆。此三者，路世之政。事之教也。公曷爲不察聲受而色悅之？仲尼游齊見景公，景公曰：「先生奚不見寡人宰乎？」仲尼對曰：「臣聞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仲尼出，景公以其言告晏子，晏子對曰：「不然，嬰爲三心，三君爲一心，故三君皆欲其國之安，是以嬰得順也。嬰聞之，是而非之，非而是之，猶非也。孔丘必據處此一心矣。」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曰：「見君不見其從政者，可乎？」仲尼曰：「吾聞晏子事三君而順焉，吾疑其爲人，嬰自立也。嬰聞之，有幸見愛，無幸見惡，誹譽爲類，聲響相應，見行而從之者也。嬰聞之，以一心事三君者，所以順焉。以三心事一君者，不順焉。今未見嬰之行，而非其順也。嬰聞之，君子獨立不慙于影，獨寢不慙於鬼。孔子拔樹削跡，不自以爲辱窮，陳蔡不自以爲約，非人不得其

故是猶澤人之非斤斧，山人之非網罟也。出之其口，不知其困也。始吾望傳而貴之，今吾望傳而疑之。仲尼聞之，曰：「語有之，言發於爾，不可止於遠也。行存於身，不可掩於衆也。吾竊議晏子而不中，夫人之過，吾罪幾矣。」丘聞君子過人，以爲友不及人，以爲師。今丘失言於夫子，譏之，是吾師也。因宰我而謝焉，然仲尼見之。○景公出田，寒故以爲渾，猶顧而問晏子，曰：「若人之衆，則有孔子焉乎？」晏子對曰：「有孔子焉，則無有若舜焉。則嬰不識公曰：「孔子之不逮舜，爲間矣。曷爲有孔子焉，則無有若舜焉？則嬰不識。」晏子對曰：「是迺孔子之所以不逮舜。孔子行一節者也。處民之中，其過之識，况乎處君之中乎？舜者，處民之中，則自齊乎？士處君子之中，則齊乎？君子上與聖人，則固聖人之林也。此迺孔子之所以不逮舜也。○仲尼相魯，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若何？」晏子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君不如陰重孔子，設以相齊，孔子強諫而不聽，必驕魯而有齊君，勿納也。夫絕於魯，無主于齊，孔子困矣。居暮年，孔子去魯之齊，景公不納，故困於陳蔡之間。○景公問晏子曰：「天下有極大乎？」晏子對曰：「有足游浮雲，背凌蒼天，尾偃天間，躍啄北海，頸尾咳於萬曆五年刊。」

天地乎然而滲滲不知六翮之所在公曰天下有極細乎晏子對曰有東海有蠱巢於蠱睫再乳再飛而蠱不為驚臣嬰不知其名而東海漁者命曰焦冥○莊公闔門而圖莒國人以爲有亂也皆操長兵而立於閭公召睢休相而問曰寡人闔門而圖莒國人以爲有亂皆操長兵而立於閭問柰何休相對曰誠無亂而國以爲有則仁人不存請令于國言晏子之在也公曰諾以令於國孰謂國有亂者晏子在焉然後皆散兵而歸君子曰夫行不可不務也晏子存而民心安此非一日之所爲也所以見於前信於後者是以晏子立人臣之位而安萬民之心○景公游於菑聞晏子死公乘侈輿服繁駟驅之而因爲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邀則又乘比至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伏尸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泆而不收怨罪重積于百姓今天降禍於齊不加于寡人而加于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夫○晏子死景公操玉加於晏子而哭之涕沾襟章子諫曰非禮也公曰安用禮乎昔者吾與夫子遊於公邑之上一日而三不聽寡人今其孰能然乎吾失夫子則亡何禮之有免而哭哀盡而去

晏子下卷終 第一冊

